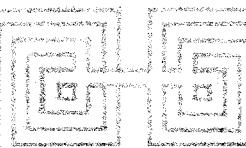


明清史論著集刊 繼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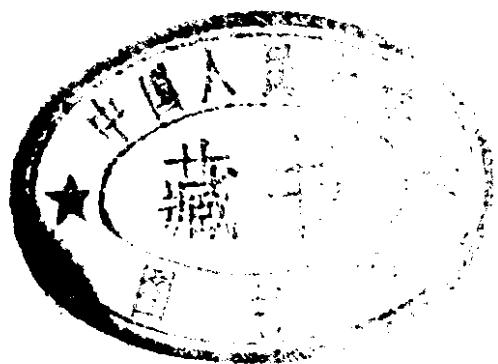
11.3/135/2

1301344

孟森著

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楊輝君
吳傑

明 清 史 論 著 集 刊 編 編
Ming Qing Shi Lun Zhu Ji Kan Xu Bian
孟 森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17 7/8 印張 · 383 千字

1986 年 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3,800 冊

統一書號：11018 · 1349 定價：3.45 元

前言

這部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的編輯整理，相距初編出版，已經過了二十三個年頭。其所以如此遲遲，實因那些年月，學術界政治運動過多，加之十年內亂，一切砸爛。像孟心史師這樣老一輩學者的著作，當然更無由付梓。所喜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百廢俱興，真正得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大好形勢，學術空氣為之一變。值茲振興中華文化的大好時刻，出版界對以往老一輩學者畢生研究成果，搜集整理出版，以助參攷，誠屬善舉。因此，我將明清史論著集刊原附目中所列文章，再增一些，成此續編。遺憾的是，有幾篇未曾發表過的稿子，十年動亂中散失了。又想起當年集刊的附目，原是吳晗和金燦然兩位同志要我編的，觸筆思人，不禁泫然！

綜觀心史師治史之方向及途徑，其所專在於明、清兩朝，而尤專於滿洲開國史，對滿洲先世勃興建國事蹟，為其一生精力所注。心史師治史，多本中國傳統之方法，而於史料分析甚詳，於史事論述極明，又不盡同於傳統史學，從而開明清斷代史研究之先河。心史師治史重於致證，對所論之事，辨誤糾謬，力求明瞭史實真相。其所作致證，至今多為史學界所共認。但心史師仍屬於舊史家之列，其立場、觀點、方法，均不可能超出舊時代的窠臼。我們今天研治歷史，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一門歷史科學進行的，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立場，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發展規律，這是與舊史家們截然不同的。但

前 言

二

我們也必須看到並吸收前人之所長，不可苛求於他們。這也是我們編輯此書的目的。本書雖爲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但也兼收有涉及明清以前各代的幾篇文章，以反映心史師治史之另一側面。書中引文，所據版本與今通行本多有不同，茲均保留其原貌，未作校訂，謹此說明。

我因近年教研雙忙，時間緊迫。本書抄錄點校工作得幾位從我共學的年輕同志幫助，他們是張玉興、徐凱、王天有、李廣廉、李世愉、史志宏，都是喜治明清史的。中華書局楊輝君和吳傑同志負責編審工作，盡力尤多，並表謝忱！

商鴻達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於燕東園

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目錄

前言	一
滿洲名義考	一
女真源流考略	四
建州衛地址變遷考	四一
清始祖布庫里英雄考	六一
袁了凡斬蛟記考	七三
清太祖死於寧遠之戰之不確	八一
清太宗聖訓評	八七
關於劉愛塔事蹟之研究 <small>附商鴻達贊言</small>	一〇〇
袁督師後裔考序	一一三
東莞三忠傳序	一二六
橫波夫人考	一二八
太后下嫁考實	一六二

書清世祖賜建言詞臣牛黃丸令引疾事	一七〇
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禮附商鵠遠贅言	一七八
董小宛考	一八八
世祖出家事考實	二二六
金聖歎考(附羅隱秀才)	三四八
西樓記傳奇考	三五六
王紫稼考	三七五
朱方旦案	三八九
香妃考實	三九九
海寧陳家	三一八
清高宗內禪事證聞	三四九
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	三六四
畿輔安瀾志與趙戴兩書公案	三七〇
趙豁四傳	三八二
夷氣紀聞跋	三八九
丁香花	三九七

記左文襄被樊變訐控事	四二一
高延祜首請垂簾事考	四二五
影印曾文正批記李秀成供序	四三〇
總理衙門大臣年表序	四三四
宣統三年調查之俄蒙界線圖考證	四三六
唱山歌之清史料	四三九
清史稿應否禁錮之商榷	四五〇
清史傳目通檢序	四五二
宋姬	四五三
四庫提要數學九章撰人秦九韶補考	四五五
國史與國史館	四八三
史與史料	四八九
中國歷代史料之來源並擬現代可以收集之方法	五〇七
附收	
書鄭毅生先生景印三國志注補序後	五一二

遼碑九種跋尾	五二七
屠寄蒙兀兒史記序	五二三
續通鑑紀事本末書後	五二六
述孟森先生商鴻遠遺著	五三〇

滿洲名義考

滿洲之音，原爲『曼珠』。『曼珠』之所由來，據清代欽定滿洲源流考卷一云：

『按滿洲本部族名，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師、室一音也。當時鴻號肇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

又載高宗御製全韻詩『建號滿洲，開基肇宗』二句之下，自注『語意相同』。蓋以上館臣之語，本清高宗自製詩中注語。清之子孫臣工所自言，以滿洲爲卽『文殊』，是佛號而非地名，卽何得以爲有滿洲國乎？但既言佛號言非地名矣，而又云部族之名，則仍欲附會其爲國名之濫觴。其實既屬佛號，又何由復爲部族？此當細考其由來矣。

清之部族，實爲女真，女真卽肅慎，古音相同。蓋『女』字古音同『汝』，『汝』字古音同『肅』，而又與『殊』字、『諸』字皆相近。清太宗天聰九年，始上太祖尊諡爲『武皇帝』，又繪太祖戰績，仿帝皇實錄之例，而特製滿洲之名以入之。未幾卽下諭禁稱女真，而代以滿洲。又未幾而放棄『天命』、『天聰』等非正式之名號，並放棄女真中梟桀常用自娛之『後金』國號，並禁稱『諸申』舊號。『諸申』者，滿洲源流考

作『珠申』，謂『肅慎』之轉音，蓋卽由是而禁稱女真矣。於是實行建國號曰『清』，稱年號曰『崇德』，追尊四世，儼然備太廟之制。蓋公然以有天下自期，實始於此。別詳於後。（武皇帝實錄謂本係滿洲國，南朝誤名建州。然天聰九年十月庚寅，又謂原名滿洲，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今後不許復稱。後數日辛丑，又改旗下家奴名諸申，使人恥之不復稱焉。可知滿洲之號，亦滿族所本無也。）

惟滿洲二字之卽爲『文殊』，係清先世君主之美稱，是否可信，不可不考。此當就女真之君主稱號，以歷史遞演觀之。周以上有肅慎氏，不言其有無君主。後漢三國，始著東夷之挹婁，謂卽古之肅慎，而皆云國無君長，其部落各有大人，則知漢魏以前，女真尚無能統數部落之君長，零星屯聚，各有豪酋，無名號之可言也。晉書有肅慎傳，已言父子世爲君長，則兼併稍大，有世及之君長矣，而未詳其稱號。魏書有勿吉傳，曰：『舊肅慎國，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强。』然則雖有長而分部尚微，亦未及其名號也。隋書始以勿吉之音，譯爲靺鞨，亦曰卽古之肅慎氏，所居多依山水，其渠帥曰大莫弗，矯咄。北史勿吉傳同。唐書黑水靺鞨傳言其酋曰大莫拂矯咄。以女真語釋之，女真呼長老曰『馬法』，今滿語猶然。武皇帝實錄載朝鮮國王與太祖書，猶稱『建州衛馬法足下』，猶言建州衛酋長云爾。『馬法』卽隋書北史及唐書之『莫弗』或『莫拂』。『大莫弗』，猶漢南粵尉陀自稱蠻夷大長，而『矯咄』則其尊稱。隋唐時已有佛號，夷俗信佛尤篤。『文殊』之稱，信爲佛之最尊，而卽以尊其渠酋。『矯咄』卽『曼珠』，是其時已有滿洲之對音，爲酋長之尊稱。至明而建州衛最大之酋長爲李滿住。李爲明廷所賜之姓，滿住則明代皆認爲其酋之名，其實非也。何以證之？萬曆四十七年，經略楊鎬四路出師，爲太祖

所敗，明所調朝鮮助戰之兵，由都元帥姜弘立率以降太祖。其時隨姜被擄之人，有棚中日錄一文，見日本人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所引。日錄言約和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仍言，此事當到城見滿住後，許令還國，則當時太祖已稱天命四年，而將士尚稱之曰滿住，可知滿住爲建州最尊之號。而李滿住在前此百數十年，其稱滿住，卽非其名，而爲建州酋長之稱矣。隋唐時之瞞咄，明時之滿住，一也，同爲君之尊稱，則知清代宦官宮妾稱至尊曰『老佛爺』，猶是此俗。而高宗所謂滿洲卽『文殊』，其言可信，因其部族稱君爲『文殊』卽滿洲，因曰滿洲國。當其先，蓋建州曾稱爲滿珠部落，猶之今世界稱帝國王國公國侯國之類。以當時之滿洲部落，卽自稱爲滿洲國，亦非驟命一新名，而強其屬人遽以自命也。對其部落以外，曰我滿洲如何云云，猶中國人言奉皇上詔旨云云。故在口語及文字之中，亦頗順習，此太宗創造國名，所由以滿洲爲名，而推行無滯之故。

女真源流考略

地球東部大陸之上，除漢族外，歷史之悠久，及發展之經過，自今以前，無有過於女真一族者。以發展言，女真在中國史書，占金及清兩朝。以悠久言，女真卽肅慎，自來未與他族混亂。肅慎之見於史書，在正史則史記五帝本紀：『舜之所撫，在北方者，已有山戎、北發、肅慎（發字原脫，而錯見於上。從索隱說如此）』。而別史則竹書紀年：『虞舜二十五年，息慎獻弓矢。』息慎，史記集解引鄭玄曰：『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此女真之通中國，遠在虞舜之世。其以弓矢著稱，當時已然。

至周時，一見於武王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國語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索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檣，如之。』再見於成王時，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貢。王俾榮伯作彌肅慎之命。』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周書王會篇又作稷慎。史記周本紀則采書序作息慎，與尚書馬本合。此女真之通中國，見於周代者也。

漢爲匈奴所隔，班書不載東北夷。武帝已後，攘斥匈奴，先通西道，班書已有西南夷及西域傳。至范書乃有挹婁傳，傳首即云：『挹婁，古肅慎之國也。』挹婁爲女真族中之一部，漢時或以此部爲較強，遂以代表其族。今考挹婁之爲部，當即清之祖先，所謂斡朵里部。何以明之？挹婁或作桂婁，在高麗北境，正高麗咸吉北道歸化女真斡朵里部之地，其證如下：

唐書渤海傳：『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

舊唐書渤海靺鞨傳：『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忠既死，則天命右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衆以拒楷固。王師大敗而還，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歸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此挹婁即桂婁之證也。

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能發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

此爲漢時之女真。在挹婁傳中亦不言其來朝貢，但中朝知有此國之部落及風俗而已。以地理言之，乃黑龍江之生女真。此沃沮尚在其南。沃沮即烏稽或窩集，華言老林。北沃沮即吉林之森林地也。其時南部熟女真之地，乃以高勾麗及扶餘爲國名。

又高勾麗傳：『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濰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注按今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

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卽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武帝滅朝鮮，以高勾麗爲縣，使屬玄菟。）

據東夷兩傳合考之，桂婁部乃高麗中央一部，而爲當時之統治者，其南部乃後之朝鮮境。餘四部及夫餘國，正爲建州女真及海西女真之地。又從上所引兩唐書之靺鞨傳，知桂婁卽抑婁。則桂婁部在南，爲高勾麗之統治者。抑婁在北自成一國，其實乃蒙桂婁之音而來。故暫隱其肅慎之名，而爲抑婁。桂婁實爲熟女真之本部，其地在今朝鮮北境。明實錄：「太祖初設三萬衛於朝鮮之幹朵里城。」朝鮮實錄：「咸吉道附近皆幹朵里女真之地。」故知桂婁、挹婁皆指其地，而幹朵里之音卽挹婁，其中間『朵』字之音特略去之耳。

高勾麗本漢滅朝鮮分設四郡之後，爲玄菟郡所屬之一縣。後就其地爲女真南部所據以立國，故漢之高勾麗，實以大部分爲女真，而小部分爲朝鮮。其後高麗并朝鮮，疆域愈縮而南。女真故地遂別名勿吉，又變而爲靺鞨。其變遷可歷考之如後。

三國魏志有挹婁傳，其文略同范書。陳壽成三國志在前，范特仍之。

晉書有肅慎氏國傳：「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

魏志之挹婁卽范書之挹婁。魏時亦尚有高勾麗。齊王芳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毋邱儉破滅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事見儉本傳及高勾麗傳。晉無高勾麗，而肅慎之貢獻，至中興後未已。不似漢之挹婁，僅通其國名，不載其來貢之比也。蓋已於魏兵還後，通高勾麗舊時之肅慎地，爲一國矣。

所云在不咸山北，語本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不咸山當卽長白山，山海經之疆域本不甚遠。左傳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周蓋述周初以肅慎爲北邊，與燕相等。尤可知三代以上肅慎之通中國，決非遠在黑龍江，越數千里而來相接也。杜預注：『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此說當誤。蓋以漢之挹婁爲肅慎故土，而不知挹婁本爲桂婁，漢時別稱高勾麗，其地實在玄菟境內也。觀晉以後以勿吉或靺鞨爲挹婁，卽爲肅慎，其地域皆近接長白山。可以知不咸山之所在矣（一統志以不咸山爲長白山）。

魏書勿吾傳：『在高勾麗北，舊肅慎國也。……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溼。……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皇。』

此所謂高勾麗北，乃南古朝鮮之高麗，非漢之高勾麗，故云國南有徒太山。徒，隋書、唐書作『徒』。北史作『從』。流傳歧誤，未知以何者爲正，但作『徒』字者爲多數。而其卽爲長白山，於唐書有明文矣。速末水，隋唐作粟末水。水道提綱：『松花江，古粟末水，亦曰速末水。』松花江發源長白山，皆可證其不在漢之挹婁境也。

隋書靺鞨傳：『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冠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水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七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拂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

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

隋之靺鞨卽魏之勿吉，穴居以梯出入，與漢之挹婁同。所云不相總一，乃同爲一族，而分七部。然其每部勝兵者多至七千，少亦三千，則邑落已不爲小，故其渠帥亦有尊號，爲後之滿洲所自始矣。

唐時以靺鞨諸種中粟末部大氏獨強盛，立渤海國。其餘則惟存黑水靺鞨。遂分黑水靺鞨與渤海靺鞨爲二傳，皆肅慎亦皆女真也。

唐書黑水靺鞨傳：『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爲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都，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人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它部。俗編髮，綴野豕牙，插薤尾爲冠飾，自別於諸部，性忍悍，射獵。……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爲長。無書契。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楷弩遺法。』

又渤海傳：『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爲海東盛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合此二傳，皆肅慎之在混同江以南者。其最南之粟末部，以松花江爲名。自唐至五代，建渤海國，